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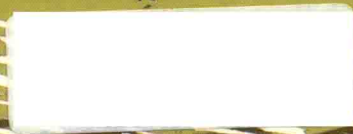
人



境

刘继明 / 著

作家出版社



人 境

刘继明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境 / 刘继明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6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8770-5

I.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5639 号

人 境

作 者: 刘继明

责任编辑: 徐 乐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551 千

印 张: 31.2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70-5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2
他的鼻梁和嘴唇的线条因此格外分明，看上去像一幅木刻……	
第二章	8
逯老师说话做事一向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跳跃性极强，一般人的思维很难跟得上趟。	
第三章	29
马拉脑子里纷乱如麻，仿佛置身在缥缈的梦境，一时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第四章	37
直到他被送往内地的劳改农场服刑时，都未曾听说安泰公司受到任何法律追究的消息。	
第五章	44
哥哥经常从慕容秋那儿借书，马拉也跟着沾了不少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其中的一本。	
第六章	55
那一刻，他脑子里曾经根深蒂固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第七章	63
面对这样一个秉性特异的人，不管他沦落到怎样的处境，你都不能轻视和藐视他。	

- 第八章 83
- 这个日记本是哥哥当年参加县团代会的纪念品，他总是随时带在身边，一有空就在上面写个不停。
- 第九章 97
- 如果说他在青年时代喜欢保尔，进入中年后，他就更喜欢列文了。
- 第十章 101
- 马拉看着面前这个孤立无助的女孩，心里被一种深深的怜悯攫住了。
- 第十一章 112
- 他得像一棵树那样，将双脚牢牢扎进土地，直到长成一片繁茂的树林。
- 第十二章 115
- 谷雨觉得，马拉的话像当初他在中学的课堂里听到的一样，充满了哲理。
- 第十三章 120
- 只要一捧着小人书，就仿佛走进了那些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岁月……
- 第十四章 127
- 这条水渠叫光明渠，是三十多年前开凿出来的，一直通到神皇洲。
- 第十五章 132
- 赵广富只要看到村里还有哪家的责任田被撂荒，长满了齐腰深的蒿草，就心疼得不行……
- 第十六章 141
- 作为沿河县文工团前首席小提琴演奏员和文化馆的音乐辅导干部，他谙熟跟女人打交道的一切技巧。
- 第十七章 151
- 李海军满口的政策语汇，听起来不像一个小商人，倒像个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
- 第十八章 156
- 在城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比稻草还要轻的民工，跟一只蚂蚁和一条狗差不多……
- 第十九章 160
- 这些人以前很少跟马拉打交道，只知道他在外面干过大事，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第二十章	168
在众多到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中，喜欢《平凡的世界》的人当然远不止是谷雨。	
第二十一章	179
世界上的事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了家庭和亲人，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第二十二章	190
一个单身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失怙少年搭伙的日子，渐渐变得像模像样起来。	
第二十三章	197
这可真是个敢想敢干的人啊！接下来他会做出什么更惊人的举动呢？	
第二十四章	206
一个村子出了两家专业合作社，这可是神皇洲历史上多少年都未曾出现过的新生事物。	
第二十五章	211
小拐儿并不是个头脑愚笨、生性懒惰的孩子，领悟能力和学习能力比一般的孩子丝毫不差。	
第二十六章	218
一本书其实跟一株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差不多。只不过农作物植根于大地之上，而书是植根于人的内心。	
第二十七章	232
随着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运用，红花草便渐渐从平原上消失了，以至现在许多年轻的庄稼人都不知道红花草是何物。	
第二十八章	242
这足以证明，“逯永嘉”绝不仅仅是个传说，而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男人。	
第二十九章	252
草儿应该过一种健康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能让她重蹈逯老师的覆辙了……	
第三十章	261
丁友鹏没有料到，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他苦苦“捂”了这么久的楚风	

集团污染问题却突然出事了。

第三十一章	271
-------------	-----

想到身为一县之长的老同学丁友鹏，马拉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

第三十二章	274
-------------	-----

第三十三章	275
-------------	-----

面对泣不成声的满月，马拉忽然想起当年被李海军抛弃的那个喝农药自尽的吴道坤的女徒弟……

第三十四章	281
-------------	-----

这个人不仅决定着楚风集团乃至整个沿河的发展，而且对他今后的升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十五章	286
-------------	-----

汹涌的洪水像野兽一样长驱直入，一夜之间就把神皇洲淹没了。

第三十六章	295
-------------	-----

大碗伯咽气后的第二天，“社员”也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了。

下 部

第 一 章	302
-------------	-----

慕容秋觉得，女儿像一片飘浮不定的云朵那样，离自己越来越远……

第 二 章	307
-------------	-----

他原以为，两人分开了这么多年，都已经人到中年，前妻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了。

第 三 章	316
-------------	-----

总是文文静静的慕容秋，又是唯一来自南方的女性，所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江南一枝花”这一美名。

第 四 章	322
-------------	-----

她打量着这个外表看上去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不由得想起在人大新闻系念书的女儿……

第 五 章	331
-------------	-----

如果是在秋天，整个山坡就被枫树染得火红火红、层层叠叠，仿佛着

了火一般。

第六章 337

她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人怎样才能从电路检修工一步一步地爬到“系副总支书记”的位置上呢？

第七章 347

她心里不停地念叨着这两个被时光隔离已久的名字，脑子里渐渐浮现出一个青年和一个少年的影子来。

第八章 352

姨妈年轻时唱过汉剧，曾经是汉口民众乐园戏班子里的当红花旦，艺名“小桃红”……

第九章 360

慕容秋心里忽然冒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情。这是一种亲人之间才有的温情。

第十章 366

鹿鹿和旷西北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也更非一般的“网友”，而分明是一对恋人了。

第十一章 383

其实对于潘小革，这个时代已经够公平，而且有点儿过头了。

第十二章 388

慕容秋忽然有点儿后悔，自己也许真不该来参加这么一场注定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庆典的。

第十三章 395

这首模仿民间荤曲谱写的小调，带着一股露骨的黄色情调，曾经在大江南北的男知青中间广为流传。

第十四章 399

很长时间，她只要一听到“右派”这个词儿，就会产生一种肃然起敬之感。

第十五章 403

一栋民国时留下来的小洋楼，现在值多少钱？唐丽娜凭借她生意人的精明，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第十六章	408
这一声“董事长”不仅叫醒了那个打呼噜的人，而且让辜朝阳吃了一惊。	
第十七章	415
辜朝阳的父亲只给毛泽东当了一年多的警卫员，就奔赴抗日前线，带兵打鬼子去了。	
第十八章	423
潘小革怎么也没料到，就是这个自己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的老同学，却在关键时刻给她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第十九章	431
在父亲这代知识分子面前，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太自私狭隘了？	
第二十章	438
现在的辜朝阳……像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野心勃勃而又精明透顶的气味……	
第二十一章	446
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鸟，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不顾一切地向餐厅外面仓皇逃去。	
第二十二章	454
都是外国片，一场是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一场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第二十三章	465
这次会议的真正资助人是辜朝阳，丁友鹏不过在其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罢了。	
第二十四章	469
她想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刚刚从大城市来到荆江边上这个偏僻的村庄，满脑子革命浪漫主义……	
第二十五章	482
正是这种惶然，激活了她心里沉睡已久的冲动：不能在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里继续待下去了。	
后 记	489

上部

第一章

他的鼻梁和嘴唇的线条因此格外分明，看上去像一幅木刻……

大约是 2000 年秋，距中元节还有几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

河口镇上行人寥落，沿街店铺冷冷清清，看不到几个顾客；由于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天空灰蒙蒙的，凹凸不平的马路上这儿一窝水，那儿一层泥，人一踩上去，溅起满身的泥浆，稍不小心还会重重地摔一跤；过往的车辆也不得不放慢速度，像甲壳虫一样，歪歪扭扭、小心翼翼地行驶着。

天上还在飘着细麻般的雨丝，斜斜的，绵绵的，像蚕儿吐丝那样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从白天到晚上，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就这样，那份耐心和执着，简直像一个熟谙慢工出细活的勤勉的农民。可照这个架势，它哪里像个农民呢？它完全像是在故意跟靠老天爷吃饭的农民作对，要把整个河口镇和四周的乡村都泡在水里才罢休。

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刚过去不久的那场特大洪水来。河口镇紧挨着荆江，在那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中，由于江堤决口，包括神皇洲在内的好几个垸子和洲子，一夜之间沦为了泽国，连曾经是镇上最高建筑的河口人民广场也被淹得只露出半截旗杆，街巷里都可以划船捕鱼了。现在，洪水过后曾经维修一新的镇中心十字街口的老式三层楼房，倒是一动不动地在雨幕之中伫立着，但它也被绵绵秋雨浸泡得蔫头耷脑，变成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若在往常，十字街口熙熙攘攘、车来人往，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开往省城武汉和宜昌、沙市、岳阳等城市的长途车上下客都在十字街口，再加上那些专跑附近乡镇和县城的短途班车也都停靠在这儿，候车和下车的人总是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每隔一会儿，就有一辆甚至几辆车从镇子外面开进来，或者从这儿开出去。碰上人多，因上车下车拥挤发生争吵和打架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镇上几个整天守候在十字街口、以扒手为职业的二流子见机会来了，乘机浑水摸鱼，偷了谁的钱包。被偷的也许是附近乡村的农民，也许是从外地来办事或走亲戚的人，

但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发现自己的钱被偷了，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哭天抢地，而当他（她）发现了那个尚未来得及溜走的可疑的扒手之后，自然会想方设法要回没准是自己干了大半年苦力活儿挣来的那点儿血汗钱。于是，一场本来就难解难分的纠纷便有可能演化升级为更大的、令人揪心的冲突，闹不好还会惊动镇上的派出所。警察处理这类事情显然是轻车熟路了，将肇事者扭送进派出所，暴打一顿，然后罚一笔款了事，有的甚至既不打又不罚款，那多半因为他们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了，彼此间有了某种微妙的默契，之所以“扭送”，纯粹是当众走走过场，以防被人告“不作为”嘛，但一转身就把人放出来了。而过不了几天，相似的情景，像学生温习功课或者电视上播放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一样，在十字街口再一次重演……

但是在这个秋雨连绵的日子，扒手们是找不到他们的用武之地了。一眼望去，十字街口看不到几个人。晴天时密密麻麻地摆满街头的小吃摊子和杂货摊点，仿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卷得无影无踪，整个十字街口看上去像秋后收割完庄稼的禾场，空荡荡的。过往的客车和等车的人也比以往少了许多，常常是等好长一段时间，才有一辆浑身溅满泥浆的客车开过来。几个开出租车的人因为生意冷清，把车子扔在马路边挨风吹雨淋，自己则躲到街边的小酒馆里喝茶抽烟、打牌聊天，消磨时间。

约莫下午三点多钟，雨下得小了些，但仍然没有转晴的迹象。有那么一小会儿，阴霾密布的天空倒是裂出过一道细小的缝隙，可眨眼间又合上了。这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眼下不过是老天爷下雨下累了，歇一口气，用不了多久，雨又会下个不停的。

那辆从武汉开往沿河县城的长途客车，就是在这时候驶进河口镇的。像这样的长途过路车，通常是很少有旅客在镇上下车的，今天也不例外，车停稳后，只下来了一名旅客。车门贴着那位旅客的屁股，几乎像驱赶似的砰的一声关上，将他孤零零地撂在湿漉漉的马路上，然后迫不及待地开走了。

那个人下车后，目送着客车远去，才弯腰提起一只带滑轮的黑色皮箱；但他并没有马上走开，而是仰起脸望了望天空，大概想看看是不是还在下雨，然后有些迟疑地环顾着四周，似乎不知道往哪儿去才好。这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个头不算高，却挺结实匀称，他的脸有点儿瘦，给人一种紧绷绷的感觉，他的鼻梁和嘴唇的线条因此格外分明，看上去像一幅木刻，惹人注意的是他的瞳仁，居然是栗木色的，这使他的目光显得有些捉摸不定，让人很难轻易探究出其中的底蕴，故不得不加倍认真地对待。他的装扮是十足的外地人模样，大概由于经过了漫长的旅途奔波，有些疲倦。他的神情有几分落寞，神情举

止都跟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看上去，像从托马斯·哈代笔下走出来的某个人物……

在河口镇，来来往往的外地人近些年倒是不少，但大都是一些形形色色、虚与委蛇的推销员，眼下的这个人显然不会是那类角色，瞧他那略带茫然的神色，倒有点儿像那种四处漫游的旅人，但河口镇这样偏僻的平原小镇，既没有名胜古迹，又没出过什么可供拜谒的历史人物的旧居，他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更奇怪的是，他没有像初到此地的外地人那样，进镇子去寻找投宿的旅馆，而是踌躇了片刻之后，向镇外走去。

他的这一举动，提醒了那几个百无聊赖地守在小酒馆门口的麻母（一种运营的机动三轮车）司机，他们意识到生意来了。

一位蹲在小酒馆门口抽烟的小伙子，动作特别快，没等别的麻母司机反应过来，他便扔掉嘴边的烟蒂，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向那个人跑去，一边跑一边挥手，用蹩脚的普通话大声招呼：“先生！您去哪儿？”

那个人停下脚步，打量着跑到他面前的小伙子。小伙子长着一副俊秀的面孔，额头上有块显眼的马蹄形伤疤，看上去一点儿不像个乡下后生。这大概让他有些惊异，所以目光在小伙子脸上多停留了一会儿。

“去哪儿？”他这么反问了一句，似乎对小伙子的问话感到奇怪，“我哪儿也不去，”他面无表情地说，“我……回家。”

小伙子愣了一下。但他已经从那个人的语气里，听出了略微生疏的本地口音。他马上机灵地改用本地方言说：“哦，回家？我用车送您吧，您住哪儿？”

“神皇洲。”那个人咕哝道，“我本来想走一走的……”

“神皇洲？泡把里远呵！”小伙子说，“这么糟糕的天气，走回家非天黑不可。”

“泡把里”就是“十来里”的意思。小伙子这句地道的本地方言让那个人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好吧。”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小伙子殷勤地帮他去拎那只黑皮箱。他掂量了一下，皮箱真够沉的，像是装着满满一皮箱的黄金，“好家伙，这么重，您还打算走到神皇洲呢！”他领着那个人往停靠在马路边的麻母走去。

麻母已经有些旧了，帆布车篷都破了好几个窟窿，勉强还能够挡风遮雨。小伙子把皮箱放到车上，又转身去搀扶那个人上车，但对方没让他扶，而是像年轻人那样，敏捷地一撂腿，就轻松地钻进了低矮的麻母内。

“您大概很久没回来过了吧？现在乡下的路难走着呐。”小伙子关上车门，拍了拍沾了泥巴的手掌，“老实说，今儿要不是还没做成一笔生意，您就是出

双倍的钱，我也不敢去神皇洲，您不晓得，那条路一到下雨天，简直像泥潭一样……”

“那我就给你出双倍钱好了。”那个人漫不经心地说。

“瞧您说的，我只不过随便说一句……”小伙子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两声，骑到驾驶座位上，发动了麻母。

“您坐稳当些！”小伙子向后面丢了一句话，扬一扬长发，麻母便像一匹野马，摇摇晃晃地蹿了出去。

麻母刚驶出镇子，停了不到一晌工夫的秋雨，又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那个人坐在窄小的座位上，采用的是一种“骑马蹲裆”姿势，双手像练双杠似的举过头顶，握着生锈的车栏杆，以防止颠簸，那只黑皮箱就平放在他的两膝之间。麻母的速度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他微微侧着身子，眺望着柏油公路两边慢慢向后移动的景物：几排掩映在树木下的农舍、杂草丛生的水渠、一览无余的田野；田野上的庄稼稀稀落落，参差不齐，有的种着棉花，有的则什么也没种，或者春季收割完油菜之类的作物之后，就撂荒在那儿了，宛如癞子的脑壳，光秃秃的。棉花的长势似乎还不错，尽管枝干并不是很茁壮，东歪西倒的，但远远地还能看到庄稼的主人下雨前尚未来得及捡回家的棉花；由于连绵的秋雨，原本雪白的棉花已经发黑变霉了。其实，变霉的岂止是棉花，在连日的阴雨浸泡之下，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地沤烂、暗淡、发霉。这样一幅秋雨笼罩、多少有点儿压抑的乡野景色，会在那个人心里唤起何种感受？不得而知。他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孔始终看不出任何表情，栗色的眸子藏在两道很浓的卧蚕眉之下，更使人无从猜测他的心思。总之，你既可以说他在沉思什么，也可以说他什么也没想。因为他打从长途客车上下来时起，就这么一副冷郁漠然、捉摸不定的神色……

麻母在柏油公路上行驶了约莫五六里路，便翻过一道低矮的堤埝子，拐上了一道凹凸不平的乡间土路。路紧傍着一条水渠，水渠干涸见底，露出乌黑的烂泥，渠边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和茅草，其中点缀着大大小小的菜地，像打的一块块补丁，原本宽敞笔直的路变得异常狭窄，傍路而居的农家不断从路上取土，把路面挖得坑坑洼洼，有的甚至把稻草和棉梗垛码到了路上，占据了路面的二分之一，连一辆板车也很难通过了。加上连绵的阴雨使路上布满了泥泞和积水，麻母吭吭哧哧地行驶了没多远，一只轮子就陷进一团水洼，熄火了。小伙子只得下车去推。“您瞧，这还像一条路么？”他一边推车一边对那个人抱怨道，“我记得小时候，这条路宽敞得能并排跑两辆汽车……”

“是啊，那时候……真没想到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个人蹙着眉，若有所思

地说，“需要我帮忙吗？”

“哦，不用了，”小伙子的力气挺大，说话的工夫，麻母已经被推出了水洼，但他被泥浆溅了一身，脚底滑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在地。“那些村干部，整天忙着找农民收钱，谁来管这些事儿啊，不变成这样子才怪呢！”他回到驾驶座时，瞥了那个人一眼说，“您离家看来很有些年头了，对现在的乡下一点儿也不了解呀……”

“是的，我不了解……”那个人环顾着四野，自言自语道。

麻母继续向前行驶起来。车颠簸得十分厉害，有时整个车身也快要倾翻过去了，那个人坐在车内也随之左右摇晃，双手不得不使劲地攥住栏杆，否则整个人都会被甩出车外。麻母就这样艰难地行驶了一段路，又再一次停了下来。

那个人抬头望了望，见前面的路被挖开了一条几尺宽的大口子，庄稼地的积水正从口子往渠里哗哗地流淌着。

“这次我可真的没办法了。”小伙子摊了摊手，不无歉意地说，“您得自己走回去了。”

“这不能怪你。”那个人说着，拎起那只黑皮箱，下了车，并且把车钱给了小伙子。

“离神皇洲只有一二里路了，好在这会儿雨停了，天黑前您准能到家……”

小伙子接过车钱，端详着那个人，忍不住问了一句：“您贵姓？”

“我姓……马。”那个人犹豫了一下回答。

“您是不是马……垃，马叔？”

“是的……”那个人的眉毛微微一跳，“你怎么知道？”

“我……我瞎猜的。”小伙子脸微微一红，吞吞吐吐地说。

马拉“哦”了一声，这才认真地打量着小伙子，“你是……？”

“我妈叫晏红霞……”

“你是红霞的儿子？”马拉有些意外地说，“她儿子都这么大了！你妈呢？她现在可好？”

小伙子垂下头：“我妈五年前就害病死了。”

“红霞……就死了？”马拉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比我还小两岁啊。当初……”他咽下了后半截话。

“我妈曾对我提起您……”

但此刻马拉表情显得有些伤感，眉宇间皱成了一个大大的川字，仿佛没听见小伙子的话，少顷，他拎着那只黑皮箱，一声不吭地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步子，回过头对小伙子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包小立。”

虽然才下午四点多钟，但天空笼罩着迷蒙的雨霭，周围的田野和村庄像覆盖着一层银灰色的幕帐，以至看起来仿佛接近傍晚了。包小立站在路边，一直目送着马拉往神皇洲的方向走远，才驾驶着麻母，从原路返回河口镇去了。

第二章

逯老师说话做事一向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跳跃性极强，一般人的思维很难跟得上趟。

倒回去二十年，马垃可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

二十多年前，马垃在沿河师范读书。师范是沿河县的最高学府，坐落于县城东郊的文峰山下，与县城隔湖相望；湖名山底湖，不大，却深不可测，每逢阴雨天气，湖面上总是雾岚重重，宛如一个戴着面纱的美女，引起人无数的遐想；待到云开日出，湖面上碧波荡漾、清澈无比，蓝天白云、红墙绿柳，无不掩映其间，如同仙境一般。山底湖上从前有一座照影桥，传说三国时期蜀主刘备曾经携孙夫人路经此处，在桥头秀过恩爱，只可惜照影桥很久以前就毁于战乱，沿河人要想一睹照影桥的风采，只能去沿河县志里寻觅踪迹了。

沿河师范虽是中等师范学校，却颇有渊源。她的前身是民国的一批地方贤达和乡绅筹资兴办的沿河县乡村教育进修学堂。抗战期间，学界名宿为躲避战乱受聘于该校，为这所小小的私立学校增添了不少光彩和文化积淀。1949年以后，沿河师范被收归国有，成为沿河及周边几个县份培养基层教育人才的基地。其重要性自然也今非昔比。

马垃考入沿河师范时，正值八十年代初期，无论是北京上海这些位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城市，还是沿河这样的偏远小县城，都像一座突然门窗大开的房子，承接着四面八方的来风，各种新的色彩和气韵蜂拥而至、交相汇集，让许多人兴奋难平、应接不暇。马垃和班上的许多同学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就读的不过是一所偏远县份的师范学校，却满脑子装着国家大事和全世界的文化风云。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书，通过报刊电台吸收和了解各种新的知识和信息。很快，沿河师范那座藏书不足万册的图书馆就难以满足他们过于贪婪的胃口了，有人不得不另辟蹊径，托在大城市工作或上学的熟人给自己买书寄来。马垃既没有钱买书，也没有在大城市工作和上学的熟人，自然无从获取这样的捷径。